

最新 欧美畅销惊险侦探系列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林 璐 译

HUNDARNA I RIGA

里加的狗

德国
《焦点周刊》
畅销书排行榜
名列前茅

珠海出版社

里加的狗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林 璐 译

HUNDARNA

RIGA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 19 - 2003 - 161

HUNDARNA I RIGA © by Henning Mankell 199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Ordfronts Förlag AB,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p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里加的狗/(瑞典)曼凯尔著;林璐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 12

ISBN7 - 80689 - 167 - 6

I. 里… II. ①曼…②林… III. 侦探小说 - 瑞典 - 现代 IV. I53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245 号

里加的狗

亨宁·曼凯尔著 林璐译

策 划: 雷良波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雷良波 靳 红

装帧设计: 大 宇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 519002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邮 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 0756 - 2639346

E - mail: zhcbcs@zhcbcs.com

网 址: www. zhcbcs. com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9.375 字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689 - 167 - 6/I·467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欧美畅销
惊险
侦探系列



上午 10 点刚过，天空中开始飘落雪花。

站在渔船驾驶室里控制着方向盘的男人诅咒了一声。他听到收音机里马上就要下雪的预报，可还是希望能在恶劣的天气降临之前抵达瑞典的海岸线。要不是前一天晚上在席德湖被耽搁了，现在应该已经看得到于斯塔德，那他就能把航线往东边调整几度了。可眼下呢，他们离目的地还有七海里，要是雪下大了，他就不得不减慢速度，等待能见度变好。

他又诅咒了一声。这次又省了不该省的钱，他想着。我早该按照上个秋天想的那样做：该买一个新的雷达设备。我的破台卡导航系统是靠不住了。那种全新的、美国出的型号就不错。都怪我太吝啬了，而且我不相信那些东德人。我可不敢担保他们是不是打算坑我一道。

直到现在，他还很难相信一个叫民主德国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东德这整个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历史让这个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现在只有一个德国了，可没有人知道，一旦两个国家的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打从一开始，柏林墙刚刚倒塌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忧虑。这个转变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赖以维持的基础也崩塌了？可他在东德的生意伙伴安抚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切都会保持原样的。说不定这个新的环境还能给他们带来新的机遇呢？

雪下大了，风向也转向西南方。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往固定在指南针旁的特制杯架上的杯子里倒满咖啡。驾驶室里的热气让他身上微微冒汗，鼻腔里都是柴油刺鼻的气味。他往机房

里瞥了一眼，看到亚科布森的一只脚搁在狭长的台板上，脚趾从袜子上的破洞里露了出来。他最好能一直睡着，他想。这样如果我们得减速，我就能休息几个小时，让他来负责瞭望。他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又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他们在席德湖东岸那个破旧的小港口等了足足五个多小时，那辆来拉货的卡车才慢吞吞地出现在夜幕中。伟伯说他们是因为卡车抛锚才迟到的。这绝对是可能的。那辆破旧的卡车是用前苏联的军用卡车改装而成的，它到现在还能跑得动，已经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了。可他不相信伟伯说的话。虽然伟伯还从未在他面前耍过什么花招，可他还是不信任这个人。他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必要措施。毕竟他每次送到东德的货牵涉到的都是大数目。二十到三十套完整的电脑、大约一百部汽车电话和相同数量的汽车影像设备，这意味着他在这次交货中肩负的可是上百万货款的责任啊。要是被逮住了，他是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借口脱身的，必定要接受严厉的处罚。从伟伯那儿不能指望得到帮助。在伟伯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

他检查了一下航线，向北调整了两度。航速仪上显示他们已经连续航行了八海里。还得再走六点五海里，才看得到瑞典的海岸线，改道勃朗特维克。现在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前方的深蓝色的大海。可雪好像越下越大了。

再干五次，他心想，一切就结束了。那时我就能把钱收齐，洗手不干了。他又点了一支烟，为自己这个念头微笑了。他很快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抛开一切动身前往波多桑德了，在那里他将开设自己的酒吧。很快他就再也不用站在这间狭窄而透风的驾驶室里冷得发抖，亚科布森也不必窝在那肮脏的机房台板上打盹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怎么样，可现在他已经充满了向往。

转眼间雪就停了，像它开始的时候一样突然。一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但很快他就断定，眼前真的不再有雪花飞舞了。也许我们还赶得上，他想。说不定这股暴风雪会往南向着丹麦移动呢？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开始吹起口哨。驾驶室的墙上挂着装钱的袋子。他与波多桑德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三万个金币，他那位于马德拉群岛上的小岛，那正期待着他到来的、不为人所知的天堂……

就在他想再喝一口咖啡的时候，发现了那艘救生艇。要不是这场风雪停得那么突然，他绝对不可能发现它。它就在他们后方五十米以外的海面上晃动着，一艘红色的救生艇。他用夹克的袖子擦了擦蒙着雾气的窗玻璃，眯起眼睛想看清它。它是空的，他想。它一定是从某一艘船上脱落下来的。他减慢了船的速度。由于柴油马达发出的噪音变化了，亚科布森醒了过来。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从机房里探了出来。“我们到了吗？”他问。

“左舷有一只救生艇。”站在方向盘边的霍姆格伦说道，“我想我们可以把它拉过来。它少说也值个几千块。你来掌舵，我去拿船钩。”

亚科布森站到方向盘边上，霍姆格伦把帽檐拉下来遮住耳朵，离开了驾驶室。

刺骨的寒风迎面向他刮来，他紧紧抓住舷杆，以抵挡海浪的颠簸。那只小艇渐渐靠近了。他开始动手解开固定在驾驶室顶上和绞盘之间的船钩。在扯开结冰的绳索时，他的手指变得麻木了。好不容易，他解开了船钩，转过身去。

他惊跳起来。现在救生艇离渔船的只有几米远。他发现自己弄错了。它不是空的。上面有两个人。两个死人。亚科布森

在驾驶室里嚷了几句他听不明白的话。他也看到了救生艇上的尸体。

霍姆格伦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死人。他年轻时，在服兵役期间的一次演习中就经历过一次炮弹的袭击，他的许多同僚都被炸成了碎块。此后在他长达数年的打鱼生涯中，他也多次看到过被冲上海岸或在水中漂浮的尸体。

救生艇里躺着两个男人。霍姆格伦马上注意到他们的衣着十分特别。他们既不是渔夫也不是海员。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两人紧紧拥抱着躺在一起，仿佛想试着保护对方躲开不可避免的袭击。他试着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个人是谁呢？这时亚科布森匆匆从驾驶室里跑了出来，站到他的身边。

“该死，”他说，“真他妈的该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霍姆格伦迅速地思索了一会儿。

“什么也不做。”他回答，“要是我们把他们弄上我们的船，只会给我们带来一大堆麻烦。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毕竟刚刚下过雪。”

“那我们就让他们这么在海上漂着？”亚科布森带着怀疑的表情问。

“对。”霍姆格伦回答说，“他们已经死了。我们反正也帮不了他们了。我可没兴趣向别人解释我们的船是从哪里回来的。还是你想这么做？”

亚科布森迟疑地摇摇头。他们沉默地盯着那两个死去的男人。霍姆格伦心想，他们还很年轻，不会超过三十岁。他们的脸已经变得苍白僵硬了，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很奇怪，救生艇上没有名字，”亚科布森说，“没标明它属于哪一艘船。”

霍姆格伦拿起船钩，用它拨弄着救生艇，仔细看看它的每

一面。亚科布森说得对，艇上没有名字。

“到底发生了什么见鬼的事，”他嘟哝地说，“他们是谁？他们已经在这儿漂了多久？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我们离于斯塔德还有多远？”亚科布森问道。

“正好六海里。”

“我们可以把他们拖到离岸边近一点的地方，”亚科布森说，“这样他们就一定会被冲到岸边，有人会发现他们。”

霍姆格伦思考着。他无法否认，他并不愿意抛下这两个人不管。可要是拖上这艘救生艇，他就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可能会有别的渡船或货船看到他们。

他仔细地考虑着。然后他迅速地做了决定。他解开了一条艇索，弯腰越过舷杆把小艇系牢。亚科布森把航线改向于斯塔德方向，到救生艇离他们的渔船大约十米远，离开船尾推进器掀起的波浪时，霍姆格伦拴紧了艇索。

当他们看得到瑞典海岸线的时候，霍姆格伦截断了艇索。这艘载着尸体的救生艇立刻远远消失在渔船的后方了。亚科布森把航线调向东面，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抵达了勃朗特维克码头。亚科布森拿到了他的五千块，坐上他的富豪车返回他在斯瓦特的家。霍姆格伦锁上驾驶室，在装卸舱口上盖了一块防水帆布。码头上空无一人，他慢慢地、有条不紊地逐条检查着锚索。然后他拿起了装钱的袋子，走到他那辆破旧的福特车旁，费了一点工夫才发动了车子。

往常这个时候他总是会想到未来，幻想着他的波多桑德。可今天他的脑海中老是晃动着那艘红色的救生艇。他试着预计它会在哪里被冲到岸边。可潮水的方向是无法估计的，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大风也有可能吹向各个方向。他得出结论，实际上这艘小艇有可能在海岸线上的任何一处靠岸。尽管如此，

他还是估计救生艇会被冲到于斯塔德附近的岸边。但前提是它没有被开往波兰的那些渡船上的船员或乘客发现。

当他开车驶入于斯塔德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在洲际酒店的拐角处，他在红灯前停了下来。

两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他想着。在一艘救生艇里？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他发现了某个当时并未在意的事实。灯号转为绿色的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两个男人并不是在经历了海难之后爬到救生艇上的。他们登上小艇的时候已经死了。他并不能证实这一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这么说的理由。但他就是知道。这两个男人是在死了以后才被放到救生艇上的。

在某种电光火石般的灵感驱使下，他做了决定。他向右拐了个弯，把车停在马克特广场书店对面的一个电话亭旁。他仔细考虑了自己该怎么说。然后他拨了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号码，要求与警察局通话。当电话那头有人应答的时候，他透过电话亭肮脏的玻璃窗，看到外面又开始下雪了。

这天是 1991 年 2 月 12 日。

2

库尔特·瓦兰德警长坐在于斯塔德警察局他的办公室里打了个哈欠。这个哈欠打得太大了，以至他下颚的一块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疼得要命。为了舒缓这个痉挛，他开始用自己右手的关节敲打下颚的骨头。就在这个时候，马丁森，本区的一位年轻警官，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看到瓦兰德的动作，他惊讶地站在门口不动了。库尔特·瓦兰德继续处理着他的肌肉，直到疼痛消失。马丁森转过身去打算离开。

“进来吧，”瓦兰德说，“你难道从未试过因为打哈欠而肌肉痉挛吗？”

马丁森摇了摇头。

“没有。”他回答，“我得承认，我刚刚真的是很想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瓦兰德说，“你来有什么事吗？”

马丁森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做个鬼脸。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几分钟以前我们接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他开始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可我们不是每天都接到可疑的电话吗？”瓦兰德回答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件事，”马丁森继续往下说道，“这个电话是从一个电话亭里打出的。一个男人说将有一艘装着两具男尸的救生艇被海水冲到附近某处的岸边。他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说这两具男尸是谁，就挂掉了电话。”

瓦兰德惊奇地看着他。

“就这些？”他问，“电话是谁接的？”

“就是我，”马丁森说，“他说的话我刚才已经一字不漏地告诉你了。他的话听起来很可信。”

“可信？”

“干这行的时间长了，会渐渐形成一种直觉，”马丁森迟疑地回答，“有时候你可以马上听出来一个人说的话并没有隐瞒什么。可刚刚打来电话的这个男人，他说的话似乎很有把握。”

“装着两具男尸的救生艇？被冲到附近的岸边？”

马丁森点点头。

瓦兰德按捺住又一次打哈欠的冲动，往后靠到椅背上。

“我们收到过跟海难有关的报告吗？”

“没有。”马丁森回答。

“通知沿岸的其他警区，”瓦兰德说，“跟海难急救中心联系一下。单单靠一个匿名电话，我们不可能展开任何调查。现在就只能等待了。”

马丁森点点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说，“我们只能等待。”

“今天晚上天气可能会很糟糕，”瓦兰德意味深长地向窗外瞥了一眼，说道，“要下大雪了。”

马丁森离开了，瓦兰德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他感到自己已经非常疲倦了。连着两个晚上他都在睡梦中被吵醒，回到警局处理无法等到第二天早上的紧急事件。先是那个强奸案的疑犯，他藏身在桑兹科根一间废弃的夏季度假屋里。因为这个男人当时服食了毒品，而且随身带着武器，让他们有了逮捕他的理由。警员们一直等到凌晨5点才采取行动，好让疑犯放松警惕。最后他自己缴械投降。接下来的那个晚上瓦兰德又因为在内城发生的一起凶杀案被吵醒了。一个生日庆祝活动失去了控制，最后以主角被一把餐刀插入太阳穴毙命告终。

他站起身来，穿上了厚厚的大衣。现在我得睡一觉，他想。这场暴风雪就留给其他人伤脑筋吧。当他走出警局大门时，不得不试着稳住自己以对抗迎面扑来的寒风。他打开车门，上了自己的标致车。车窗玻璃上厚厚的雪让他感觉自己正身处一个温暖、安全的空间。他发动了马达，放上一盒磁带，闭上眼睛。

他几乎马上就想到了瑞德贝格。现在离他的这位同事和朋友因患癌症去世还不到一个月。瓦兰德是去年才得知他的病情的，当时他们正一起调查那对来自莱纳普的老夫妻被残忍谋杀的案子。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所有人，包括瑞德贝格自

己，心里都清楚他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库尔特·瓦兰德曾经试着想象如果有一天他回到警局，却被告知瑞德贝格已经不在那里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没有了年长的、经验丰富的瑞德贝格为他提供意见和帮他做判断，他该怎么办才好呢？他知道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从瑞德贝格生病到去世这段时间，他还没有遇上任何棘手的案子。可这位老朋友离去的伤痛仍未散去，他想念瑞德贝格。

他打开了车窗前的刮水器，往家里开去。整座城市显得十分荒凉，仿佛人们都忙着在暴风雪来临之前躲起来。他在左侧迂回通道旁的加油站停了下来，买了一份晚报。然后他把车停在玛利亚街区的停车道上，走进了他的寓所。他要先洗一个澡，再给自己弄点吃的。睡觉之前还要给他父亲打个电话，老人现在住在罗德鲁普郊外一所小房子里。他曾在去年的一个夜里，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下穿着睡衣到街上去散步。自那以后，瓦兰德就养成了每天给他打个电话的习惯。他想着，这其实也是帮了他自己一个忙。他总是感到很不安，因为他很少去看望父亲。发生去年那件事后，他父亲有了一位帮佣，定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这让他父亲那有时让人无法忍受的坏脾气有了改善。尽管如此，瓦兰德还是内疚于自己给父亲的时间太少了。

库尔特·瓦兰德洗完澡，给自己做了个菜肉蛋卷，吃完后，和父亲通过电话就上床睡觉了。放下卧室窗户的卷帘前，他看了看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一盏街灯在凛冽的寒风中晃动着。路上几处斑驳的雪块映入他的眼帘。温度计上显示零下三度。也许这场暴风雪往南移动了？他唰地一声放下卷帘，钻进被窝。很快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觉得自己终于缓过劲来了。7点一刻他就已经到了自己在警局的办公室。除了几桩小交通意外，这个夜晚可以

说平静得让人惊奇。雪还没有真正开始下就已经停了。瓦兰德走进餐厅，向几个满脸倦容、喝着咖啡的交通警察点头致意，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咖啡。他醒来的时候就决定要利用今天来完成几个开了头却没有写完的报告。其中包括一桩严重伤害他人的案件，里面还牵扯到几个波兰人。正如往常一样，每个人都想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此外也没有信得过的证人能够提供前后不矛盾的证词。虽然他很清楚，他们永远也无法找出真正的凶手，打碎别人颌骨的坏蛋将逍遥法外，可报告还是得写。

上午10点半，他把最后一份报告推到一边，再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就听到自己书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

电话是马丁森打来的。

“你还记得那艘救生艇吗？”马丁森问。

瓦兰德想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马丁森在说什么。

“给我们打电话的人说的话应验了，”马丁森接着说，“一艘装着两具男尸的救生艇被冲到莫斯比附近的海滩上。一个在外面遛狗的女士发现了它。她打电话报警时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她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的？”瓦兰德问。

“就是刚刚，”马丁森回答说，“三十秒之前。”

十分钟以后瓦兰德就在往西的海滨路上朝着莫斯比海滩前进了。他开着自己的车。他的前面是彼得斯和诺伦，他们乘坐的警车鸣着警号疾驰在沿着海边前进的道路上。当瓦兰德看到冰冷的海浪扑向岸边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从倒后视镜里他能看到一辆救护车，再后面是马丁森乘坐的另一辆警车。

莫斯比海滩上空无一人。平日售货的亭子大门紧闭，秋千在风中晃个不停，链条的碰撞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一下车，就

感觉到寒风迎面而来。长满杂草的沙丘上有一个孤单的身影正挥动着手臂。她身边的一条狗正不耐烦地扯着它的颈圈。瓦兰德加快了脚步。像往常一样，他对即将看到的情形有些害怕。看到尸体总是会让他感到心悸，他永远也不会习惯这种事。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总是各不相同。

“那前面！”那个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的女士大嚷道。瓦兰德的眼光跟随着她伸出的手。靠近岸边的地方有一艘红色的救生艇正在海面晃动。它就在通往浴场的小径旁，被卡在两块石头之间了。

“您在这儿等着。”瓦兰德对那位女士说。

然后他跳下了斜坡，跑步穿过海滩。他沿着小径走到海边，朝下向救生艇看去。两个已经死去的男人躺在那儿，相互拥抱着，脸色苍白。他试着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像拍照一样牢牢记在脑中。从他当警察多年的经验中，他了解到第一印象总是非常重要。一个死去的人只是一连串复杂事件中的最后一环。有时从他身上就能发现这条锁链的蛛丝马迹。

穿着靴子的马丁森踏进水里把救生艇拉上了沙滩。瓦兰德蹲下身去，仔细观察着尸体。冷得直打哆嗦的救护车司机闷闷不乐地站在一旁抬着担架等待着。瓦兰德抬起头来，看到彼得斯正试着安抚那位报案的女士。他们已经很走运了，好在这艘救生艇不是夏天被冲上海岸的，那时沙滩上到处都是玩耍和游泳的孩子。他眼前的可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景象。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即便在海风如此凛冽的情况下，还是能隐约闻到它散发出的臭味。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付橡胶手套戴上，小心地翻查这两个男人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但当他拉开其中一个男人的外套时，在他白色衬衫的胸口部位发现了一个深红色的斑块。他看

着马丁森。

“这不是意外，”他说。“这是谋杀。至少这个男人是被直接射中胸口而丧命的。”他站起身来，往旁边走了几米，好让诺伦给救生艇拍照。

“你怎么看？”他问马丁森。

马丁森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什么头绪。”他回答。

瓦兰德慢慢地绕着救生艇走了一圈，认真地观察着尸体。两个男人都是白种人，年龄都不超过三十岁。从他们的手和衣着判断，他们不是体力工作者。可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口袋空空如也？他反复围着救生艇绕圈子，偶尔与马丁森交谈几句。半个小时以后，他认为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可寻了。这时证据搜集组的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工作。救生艇上方撑起了一小块塑料布。诺伦结束了拍照。每个人都冷得发抖，想早点离开。瓦兰德问自己，如果瑞德贝格在，他会说什么。有哪些东西是瑞德贝格会发现而他自己错过了的？他坐进汽车发动了马达，好让自己暖和起来。大海灰蒙蒙的，而他的脑中一片空白。这两个男人到底是谁？

又过了很久，直到他冷得全身都开始发抖，瓦兰德才点头示意救生员可以搬动尸体了。他们花了一番工夫才将这两个男人分开。尸体被搬走后，瓦兰德又开始认真地观察救生艇。但他什么也没能发现，连一支桨也没有。瓦兰德向大海看去，仿佛答案就在地平线那头的某处。

“你得再跟那位发现救生艇的太太谈谈。”他对马丁森说。

“可我已经跟她谈过了。”马丁森惊奇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更详细地谈一次。”瓦兰德解释说，“在这样的大风里是不可能很好地交谈的。把她带回警局去。

让诺伦负责把救生艇运回警局，但要保持它的原状。你去告诉他。”

然后他走回到自己的汽车上。

现在我需要瑞德贝格，他脑中又一次闪过这个念头。有哪些他能看到的東西我没发现？他会怎么看这个案子？

回到于斯塔德警局后，他直接去找比约克——警察局局长。他向比约克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他在莫斯比海滩所看到的情况。比约克专注地听着。瓦兰德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如果在他的辖区里发生了一桩严重的暴力犯罪，对比约克来说就像是他自己遭到了攻击。瓦兰德对他的上司有一种莫名的敬佩。他从不插手警官各自的工作，每次调查遇到难关时，他总是不断鼓励下属。他有时也会很情绪化，但瓦兰德对此已经习惯了。

“你得接手这个案子。”瓦兰德结束他的汇报后，比约克说。“由马丁森和汉森协助你。我想我们还能安排一些人手来调查这个案子。”

“汉森现在正在处理我们前几天抓获的那个强奸犯的案子，”瓦兰德提出，“也许派斯威德贝格更合适？”

比约克点点头。瓦兰德又一次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之间总是如此。当他离开比约克的办公室时，感到自己饿了。因为他最近有些发胖，而且他一直在试着让自己的体重不要超过标准，他已经习惯了不吃午餐。但救生艇里的尸体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开车到了市中心，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史帝街，穿过那条狭窄、曲里拐弯的巷子，走进福里多夫甜品店。在那里他吃了几个夹心面包，喝了一杯牛奶。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都在思考刚刚发生的事。昨天下午6点不到的时候，一个匿名男子打电话到警局通知他们即将发生的事。现在他们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了。一艘装着两具尸体的救生艇被冲到岸边。他